

周紹賢著

論李杜詩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周紹賢著

論
李
杜
詩

台灣中華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九月初版

論李杜詩

平裝一册基本定價壹元陸角正
精裝一册基本定價貳元柒角正
(郵運運費另加)

編著者

周紹賢

發行人

臺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熊純生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
壹業字第捌叁伍號

印刷者
發行處

臺灣中華書局印刷廠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
郵政劃撥帳戶：三九四二號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td.
94, Chungking South Road, Section 1,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臺總)平壬華·精甲華

自序

唐朝爲詩之黃金時代，就體裁而言：綜合漢魏兩晉六朝之詩歌格律，而加以發揮，創出韻律精密之近體詩。就內容而言：舉凡雄渾、飄逸、沉鬱、自然、典雅、綺麗、幽邃、清奇、纖巧、險怪，種種作風，各擅其勝；抒情、寫景、敘事、說理，各盡其致，佳作妙品，璀璨悅目，真乃歎爲觀止矣！就其作品之豐富，可見當時詩人之多，全唐詩共著錄二千三百餘家，其中聲譽洋溢，彪炳千秋，傳至于今，幾乎盡人皆知，聞名起敬者，則爲李太白與杜少陵。

李杜以前，初唐詩人，如王、楊、盧、駱之豐俊雅麗，陳子昂張九齡之雄健渾厚，上官儀之綺錯婉媚，沈佺期之韻語精切。盛唐與李白同時者，如王維孟浩然之清逸，王昌齡高適之深遠，常建岑參之秀拔，李頎儲光羲之冲秀閑靜。中唐如韋應物錢起之雋邁，元稹白居易之純真，韓愈之險奧，柳宗元之幽閒，孟郊賈島之清刻。晚唐如溫庭筠李商隱之縹麗，許渾之清新，杜牧之高爽，司空圖之曠達，皮日休之清越超拔。諸家作品，如珍饈百味，各有其美，而何以李杜之名，儼然籠罩三唐，照耀千古？

相如不逢楊意，則大人凌雲之賦無由顯名；馬周不遇常何，則條陳時政之策埋沒無聞；李杜之詩固美矣，然有唐三百年中，傑出之詩人多矣，何以李杜成爲後世詩壇之宗主？其原因可得而言也：文有古文駢文之別，詩有古體近體之分，在文學方面互相媲美，各有其價值。燕許大手筆，雄駿之駢文，豈不若韓昌黎復古之散文？惟自六朝以來，崇尚詞華，文必排偶，唐初如陳子昂，雖曾提倡漢魏樸實之文，然而潮流所趨，積重難返，長此以往，古文不將被廢乎？昌黎乃毅然起而樹復古之幟，謂文以說理明道爲主，不徒作辭采陶情之用；故洗鍊浮華，嚴講文義，卓然自成一家。友人柳宗元，弟子李翱等助其聲勢，於是古文始漸復興。

昌黎既爲古文大師，而其所崇之詩人則爲李杜，故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何以對李杜欽崇如此，蓋詩至盛唐，律詩之格已成，音韻對偶，法度之嚴，與駢文同趨一轍。李杜以豪放宏通之才，不附時流之所尚，不受駢律之拘束，既善爲古風之清雅，亦能精近體之格律，而太白自云「好古笑流俗」（東武吟），少陵亦好作古詩；李杜之詩與韓柳之文，作風相同，互相映輝，是以昌黎特尊李杜，每於詩中大加贊頌，夢寐不忘，嘗云「伊我生其後，舉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調張籍）。

古文既漸復興，至宋時始大興，歐陽修蘇舜欽等尊昌黎爲宗師，昌黎尊崇李杜，於

是李杜之詩，愈加輝煌，自此文宗韓柳詩學李杜，爲文人之圭臬，當時王禹偁有詩云「誰憐所好還同我，韓柳文章李杜詩」。韓柳文章李杜詩不但領導兩宋之文學，直近世，韓柳之門，仍爲後學之要道；李杜之詩，仍然光焰萬丈。

白居易云「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與元九書）；元稹云「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盡得古今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舊唐書杜甫傳），元白推崇李杜之詩如此，然而其論李杜優劣，謂李不如杜，因李不好作律詩，杜則好作律詩，是站於近體詩之立場而言也。如只就近體詩而言，則嚴講格律者當推沈佺期宋之間；李杜在世已有盛名，故元白之論，對李杜之地位未能再加提高。韓昌黎提倡古文，尊崇李杜，宋朝文學家繼昌黎之志，以李杜爲正宗，二公始升於詩壇最高之寶座，其實亦當之而無愧也！

余生不好讀李杜詩，暇時輒展卷吟誦，莊子云「詩以道志」，讀二公之詩，想見其爲人，在景仰崇慕之下，爰就管見所及，區區之心得，而作此論。

六十四年九月

海陽

周紹賢自序

論李杜詩

目 錄

自序	一
一、唐詩之興盛	一
二、李白之生平	二
三、杜甫之生平	三
四、李杜合論	二二
五、詩仙與詩史	四二
六、李杜詩之比較	四九
七、結 論	一五

論李杜詩

海陽 周紹賢 著

一、唐詩之興盛

唐朝帝王大抵皆好文學，且多能詩，太宗置弘文館，招集文學之士，討論典籍，兼倡詩文。當時之官吏，公務而外，多以吟詩爲陶情之娛樂。高宗於考試制度中特加詩賦一科，以詩取士；武后、中宗亦好集文臣應制賦詩。天寶十二年詔舉人策問，外試詩賦各一首。此後諸帝如肅宗、德宗、文宗、宣宗、昭宗等，皆好吟詩。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焉，而且詩又爲應試登仕之階，是以人才蔚起，詩風特盛，造成詩之黃金時代。有唐三百年，詩人之衆，佳作之多，爲任何朝代所不及。元朝楊士弘作唐音，分唐詩爲初、盛、中、晚四期；自高祖武德以後，至玄宗開元之初，約一百年，爲初唐；自開元以後，至代宗大曆之初，約五十年，爲盛唐；自大曆以後，至文宗太和初，約七十年，爲中唐；自太和至唐末，約八十年，爲晚唐。又或將中唐分屬盛晚二期，謂之三唐；清王士禛論詩，即每舉三唐之目。初唐詩人，以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沈佺期、

宋之間、陳子昂、上官儀等爲最著。盛唐以孟浩然、王維、李白、杜甫、岑參、高適、張九齡、王昌齡等爲最著。中唐以韋應物、劉長卿、韓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及大曆十才子爲最著（十才子者：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綬、崔峒、耿湓、夏侯審、李端）。清康熙時，曹寅等奉敕撰全唐詩共刊二千三百餘家，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唐朝詩人如此之多，而李太白杜少陵之盛名爲一代之冠冕，歷代尊頌，儼然代表全唐，名高千古，後無來者，盛矣！美矣！孟子云：誦古人之詩，當知其人之生平（萬章篇下），今論李杜詩，先述其史事如下：

二、李白之生平

初，漢景帝時將軍李廣之十六世孫有李暹者，字玄盛，自幼好學，通經史，善文義，及長，習武藝，通兵法，於東晉隆安年間在甘肅據秦涼二州稱王，史稱西涼，暹歿後諡曰武昭王；晉書有梁武昭王李玄盛傳。玄盛有十子，唐高祖李淵爲玄盛之七世孫，淵卽位，追尊玄盛曰興聖皇帝。李白字太白，爲興聖皇帝之九代孫，故其與韓荆州書，自稱爲隴西人，贈張相鎬詩云「本家隴西人，先爲漢邊將」。隋朝末年，其先人因罪被流放至西域，中宗神龍初，遁還，遷至蜀之廣漢，太白生於武后長安元年，時已五歲，定

居於青蓮鄉（在四川綿陽縣西北），故後來自號青蓮居士。據四川總志云「李白故宅在綿州彰明縣南二十里，古碑刻猶有存者」。宋彰明縣令楊遂作太白故宅記云「先生一去，宅留故里。數變喬木，幾遷人世。草蔓荒蹊，棘羅廢址。鄉人故老，猶話感美」。舊唐書李白傳云「太白山東人，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父爲任城尉，因家焉」。蓋太白幼年隨父在任城，後返鄉，中年復至任城；任城爲山東濟寧縣，太白在任城寓居十餘年，迄今濟寧城南門樓之東有太白樓，高峙於城墻之上，爲遊客飲酒茶話娛樂之所，樓下前東方有荷池，名曰南池，杜甫曾隨太白遊此，杜曾作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詩，明朝將此詩刻於石碑，立於池邊，迄今仍在。城內東北隅有太白浣筆泉，泉畔有太白廟，內供太白及賀知章杜甫之塑像，因知章曾官任城，又爲太白之摯友。墻壁有石刻歷代名人之詩文，階西有石碑刻明御史左懋第自書詠浣筆泉詩。城內有李翰林巷，巷口今有酒店名曰保和堂，卽太白居宅之舊址，濟寧之金波酒最著名，因太白當日喜飲此酒，至今保和堂之金波酒，聲價猶高。

太白之九世祖涼武昭王，博學能文，試看晉書本傳所載其述志賦，胡明千餘言，情辭並茂，雖漢之大家張蔡不過也。太白家學淵源，其父亦能文之士。太白云「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又云「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見送從侄崑遊廬山序及上安州

裴長史書。蘇頌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可比相如」（唐書李白傳）。漢司馬相如成都人，爲太白之鄉先輩，爲漢朝辭賦之權威家，因作子虛賦，蒙武帝欣賞，召見，因而榮顯於朝廷。太白以豪邁之才，自幼習相如之賦，及十五歲，其作品已有驚人之成就，其贈張相鎬詩云「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試看其十五歲左右所作之明堂賦（明堂在開元五年拆建爲乾元殿，故此賦爲其十五歲左右之作品），真乃辭海波瀾，典麗喬皇，童年而有此傑作，所謂「作賦凌相如」，豈虛語哉？

太白不但自幼能文章，而且好武術，其與韓荆州書云「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白性任俠輕財，自云「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與韓荆州書）。其友人魏顥云：白「少任俠，手刃數人」（李翰林集序）。俠客仗義打不平，必須精於劍術，故白自幼好劍；其詩中亦每好談劍，如「長劍一杯酒，男兒方寸心」（贈崔侍郎），「撫劍長吟嘯，雄心日千里」（贈張相鎬），「起舞拂長劍，四座皆揚眉」（酬崔五郎中），「不待金門詔，空持寶劍遊」（寄淮南友）。詩中述劍之佳句甚多。太白二十五歲以前，徧游蜀地大匡山（即戴天山），峨眉山、成都、三峽等名勝佳境，所至皆有詩。二十五歲後，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憇跡於此」（上安州裴長史書）。

太白出川之後，至荆門、江陵，又泛洞庭，遊金陵、揚州、雲夢等處，至安陸（在雲夢之北，即今湖北安陸縣），與故宰相許圜師之孫女結婚，許氏爲安陸之望族，圜師好文學，擢進士，於高宗龍朔年間爲左相，曾爲相州刺史，頗著政聲，白結婚年約二十七歲，其妻名門才女，與白同有神仙思想，白有詩云「多君相門女，學道愛神仙，素手舉青靄，羅衣曳紫烟」（送內尋廬山女道士李騰空詩），可知其情志契合，伉儷得意。安陸自稱酒隱，謂「酒隱安陸，蹉跎十年」（秋于敬亭送從侄帝遊廬山序）。謂「雲臥三十年，好閒復愛仙，蓬壺雖算絕，鸞鶴心悠然」（安陸白兆山桃花巖寄劉侍御），在此徧遊安陸兆山、壽山、各地勝景，十年之中，過其臥碧雲、弄綠綺之神仙生活，然自幼讀書學劍，終懷用世之志，此時因其從兄李皓爲襄陽尉，乃往謁之，並上書於韓荆州，懇其薦拔，謂「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此時白年三十餘，自薦未遂，而於此得識襄陽詩人孟浩然，結爲好友。白不願終爲酒隱，欲效魯仲連、諸葛亮，一展其抱負，故又上書於安州裴長史、李長史等，以求舉拔，而皆無結果，觀其自云「孤劍誰託？悲歌自憐。迫於恓惶，席不暇暖。寄絕國而何仰？若浮雲而無依，南徙莫從，北遊失路」（上安州李長史書），走投無路，其心中之苦悶可知，其所謂「少年落魄楚漢間，風塵蕭瑟多苦顏」，卽此時也。

太白雖落拓不遇，而以「天生我才必有用」（將進酒），故仍懷四方之志，於開元二十三年，離安陸而北遊，時約三十五歲。白之從兄李舒在并州（山西太原）為主簿，并州守將之子元參軍，爲白之友人，於是乃至太原與從兄及故友相聚，於節度副使哥舒翰座中見郭子儀，時子儀在行伍，白奇之，曰「此壯士！自火如光照人，不十年，當擁節旄」（樂史），翰乃署子儀爲牙將；「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唐書）。白在太原不久，乃東遊齊魯，至任城，白幼年曾隨父寓此，舊地重遊，乃暫定居於此，遨遊山水，遠至東萊勞山（在今青島之北），秦始皇求仙，曾登此山，太白來此留連，曾有詩云「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親見安期生，食棗大如瓜」（寄王屋山人孟大融）。徂徠山在泰安縣、泰山之南，山上有紫源池，山下有白鶴灣，溪水澄清，竹篁蒼茂，地名竹溪，隱士韓準居此，白與裴政、孔巢父、陶沔、張叔明等，常於此聚會飲酒賦詩，時號竹溪六逸。

白居任城五六年，又在此娶妻，生女名平陽，生子名伯禽。又南遊吳越，於會稽得識道士吳筠，天寶元年，吳筠應召入京，白隨之同至長安，禮部侍郎賀知章見其文曰「子謫仙人也！」薦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于市。帝坐沈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

已醉，左右以水類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卽清平調三首），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恥之，謾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阻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驚放，不自修，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飲酒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唐書李白傳）。時天寶三年，太白年約四十三歲。

太白離京，復返任城，因其妻子仍寓此也。自此又復浪跡江湖，又南遊金陵、揚州，北遊燕趙等地，到處弔古蹟、覽名勝，皆述之於詩。時杜甫寓居洛陽，太白至洛陽，杜甫聞之，乃往訪晤。時白年四十四歲，供奉翰林，受玄宗之寵待，已名聞天下，杜甫舉進士不第，此時年三十三歲。二人一見如故，白欲返山東，甫亦隨之，蓋甫之父曾爲兗州司馬（今山東滋陽縣），甫曩年嘗至兗州省親，有登兗州城樓詩。兗州距任城六十里，此爲甫舊遊之地，此次二人偕行，先遊梁宋，繼至齊魯，此時白之從祖李邕爲北海太守（古齊地），邕文名滿天下，兼工行草書，世稱李北海，二人往謁之，邕於濟南歷下亭設宴款待。二人同遊華不注、千佛山各處勝景，並至東蒙山訪道士董鍊師、元逸人等，復至兗州北門外訪舊友范隱士。漫遊半載之後，杜甫辭去，西入長安，白亦重遊江南吳越等處，時天寶五年，在金陵勾留三四載，復回山東。天寶十二年，又南下，由金

陵至宣城，因其從弟昭爲宣州長史，且其地有敬亭山、琴溪、藤溪及謝公山上南朝詩人謝朓之遺蹟等等，名勝頗多，故太白來寓於此。

天寶十四年冬，安祿山反，攻陷河北諸郡，十二月攻入洛陽，天下震驚，繼之長安失守，玄宗幸蜀，太白詩云「旌旗繽紛兩河邊，戰鼓驚山欲傾倒」（猛虎行），「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亂如麻」（扶風豪士歌），卽此時也。

永王璘者，玄宗第十六子也，初爲荊州大都督，此時玄宗下詔，令其爲山東南路、及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使，負此重大任務，其子襄成王揚，勇而有力，掌握兵權，因而擴充武力，召集人才，圖謀不軌，局外人不知也。此時太白由宣城沿江至江西廬山避亂，此時往日用世之心，銷磨殆盡，故云「大盜割鴻溝，如風掃秋葉，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壘」（贈王判官時余隱居廬山屏風壘）。永王璘夙慕太白之名，至潯陽，聞白在廬山，三次下書徵召，不得已而參入永王之幕，此時白對仕途已無興趣，觀其詩云「僕臥香爐頂，餐霞漱瑤泉，門開九江轉，枕下五湖連，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旆，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經亂離後贈江夏韋太守良宰）。與賈少公書云「白綿疾疲薶，才微識淺，無足濟時，雖中原橫潰，何以救之？大總元戎辟書三至，人輕禮重，嚴期迫切，難以固辭，扶力一行，前觀進退。……唯當報國荐賢，持以自免，斯言若謬

，天實殛之！以足下深知，具申中款，惠子知我，夫何間然」。白在此亂離之中，心情疲憊，勉強從事，然永王係皇室親貴，大權在握，負軍事重任，如矢志戡亂安民，白被選拔亦正可脫穎而出，以展夙昔之抱負。不知永王欲保江南據金陵，學東晉故事。肅宗聞之詔令覲見上皇，永王抗命東下，沿途襲擊各地守軍，肅宗乃令淮南、江東各路節度使共圖之，最後被淮南採訪使李成式，河北招討判官李銑等擊敗，永王兵潰於晉陵（江蘇武進），其子傷中箭而死，永王南奔，被江南西道採訪使皇甫旆擒而殺之。事在肅宗至德二年。

永王失敗，太白逃回潯陽，其南奔書懷及避地司空原言懷等詩，所述情節頗詳，朝廷追緝永王之僚屬，太白被繫潯陽獄，不久宣慰使崔渙至潯陽，白乃奉詩向崔呼冤求救，崔乃上疏爲白請命，繼之御史中丞宋若思至潯陽覆查此案，白之冤得以昭雪開釋，若思一面上疏推薦白之品德文才，一面引白爲幕府參謀，但朝廷以案情重大，仍須治罪，乃判白長流夜郎，時肅宗乾元元年，白年五十七歲，其南流夜郎，及上三峽等詩皆在此時沿途所作。此時元帥郭子儀，屢殲羣寇，收復西京，聲威煊赫，曩昔子儀在行伍時，曾受白之獎掖與營救，今聞白流夜郎，願解官辭以贖白罪。乾元二年春，白奉赦令，恢復自由，乃沿江而下，讀其早發白帝之詩，可知其時心情之愉快。返回荆楚，於岳陽江

夏等地遨遊賦詩，此時已窮愁潦倒，寶應元年乃往依其族叔當塗令李陽冰，當年十一月竟以酒醉而卒，時年六十二歲。臨終賦臨路歌云「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餘風激兮萬世，游扶桑兮掛右袂，後人得之傳此，仲尼亡兮誰爲出涕」。葬於當塗縣西北采石山。次年代宗立，召白爲左拾遺，而白已卒矣。

五代時王定保撰唐摭言謂「李白著宮錦袍，遊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無人，因醉入水捉月而死」。按舊唐書本傳謂「白以飲酒過度，醉死於宣城」，新唐書亦未言捉月而死，白之族叔李陽冰，作太白詩序云「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公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予爲序」。李華作太白墓誌云「賦臨終歌而卒」。臨終歌卽詩集中之臨路歌。據言所述乃後世好事者爲之也。蓋以太白之才氣抱負李華謂其「宜上爲王師，下爲伯友」（翰林學士李公墓誌），而竟時不利兮，有志莫展，以詩酒潦倒終身，使後世讀其詩者爲之悲涼；至采石山弔詩人墓，登謫仙樓，面臨大江，怒濤瀆湧，益令人對景而愴懷，因想到屈靈均遭讒被逐，憂國忠憤，蹈江而死，太白懷才不遇，失意酒醉而死，前後兩大詩人命運之屯遭相似；夫月豈可捉？如謂太白捉月而死，是亦厭棄塵世，甘願效屈子「駕青虬兮驂白螭」赴江流而長逝；如此則靈均謫仙之身世，恰恰相同，前後照憐，豈不益增後人弔古之幽情？此捉月之說所由起也，故其地又有捉月台，以